

视觉的游戏：布里奇特·赖利

The game of visual: Bridget Riley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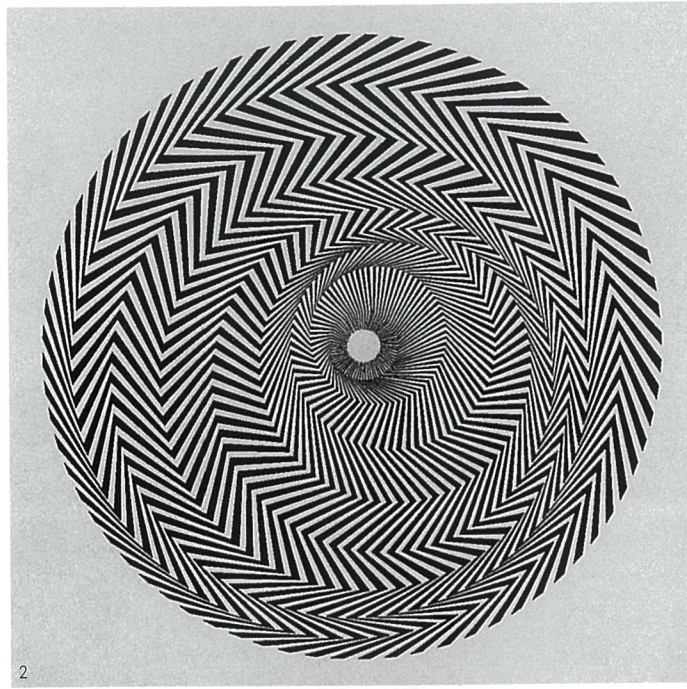
“像对待历史文件或过时观念那样对待图像是错误的——它们是对付正在行进中的艺术问题的特效药，同时，也是它们令我们的今天如此有趣。”

布里奇特·赖利，1931年出生于伦敦，现在生活和工作于英格兰和法国。

著名的光效应艺术 (Op Art) 艺术家维克托 (Victor Vasarely)，曾经在试验性的音乐中证实了类似的通感存在于声音与视觉图像之间——而布里奇特·赖利的艺术作品实际上就是这种试验的延续，它令我们的视觉仿佛进入了一个可循环往复的连续结构之中，尽管那也许不是对她的艺术创作的正确理解。

从一开始，布里奇特·赖利就十分关注“视觉的外形结构”，正如19世纪印象派和点彩派艺术那样，艺术家痴迷于画面所带来的视觉感受。当代古典油画从法国艺术家那里开始关注空气所带来的视觉变化，他们就像科学家做试验一样分析那些微妙的视觉差异，用眼睛去体会和观察胜于传统的效仿自然，并试图理解是什么令我们看见了光与色。现在，布里奇特·赖利就利用光效应艺术——又被称作“视幻艺术”或“光效应艺术”，借助线、形、色的特殊排列引起我们的视觉错位，从而让静止的画面产生眩目的运动效果。而布里奇特·赖利的作品，就如罗伯特 (Robert Kudielka) 所指出的那样：“利用抽象绘画的方式，将脚步从最初的形象导向了色彩的光谱，而空间结构又通过色彩回到了一个平面上。”

布里奇特·赖利在加拿大的康沃尔长大，曾经在专门的院校中主攻艺术专业。1949至1952年，布里奇特·赖利进入了著名的戈德斯密



2

斯艺术学院，以后回想起来，正是那段时间的基础训练，成就了此后的艺术道路。1995年，布里奇特·赖利仍然继续留在皇家艺术学院中学习。为了在艺术中获得属于自己的位置，布里奇特·赖利曾经一度疯狂地绘画，但由于对自我的质疑和不信任，她最终精神崩溃，只好放弃纯艺术的探索进入商业美术领域。直到1958年，她看见杰克逊·波洛克 (Jackson Pollock) 的艺术作品展出，由此引发了她对印象派的强烈兴趣，进而再次回到了艺术的道路上。

10年之后，布里奇特·赖利开始使用带灰色的图案。于1964年创作了作品《流》，这是艺术家今天最有名的黑白绘画系列中的一幅——画面上线条之间的关系似乎经过了科学的推算和精心的编排，造成波折流转的视觉效果。当我们情不自禁地凝视它时，它便在起伏波动的幻像中打破平面的束缚。1968年对于布里奇特·赖利来说是人生的一个全新开始——这一年，她成为世界上第一个在威尼斯双年展上获得大奖的女性艺术家。由此，布里奇特·赖利那些与女性敏感特质和生理周期相关的圆圈或条纹，以及由此制造出的视觉幻觉，得到了全世界的认可。她的第一个回顾展吸引了4万个观众到场，超过了当代艺术的任何一个个展。随后的绘画作品，布里奇特·赖利开始将关注点更多的放在了色彩上，像她早期的作品一样，画面呈现出更强烈的节奏和韵律，绽开出一场又一场关于视觉的游戏。

1、休止符 综合材料 布里奇特·赖利
2、光辉 综合材料 布里奇特·赖利

达达的获胜：汉娜·霍奇

Victory of Dada: Hannah Höch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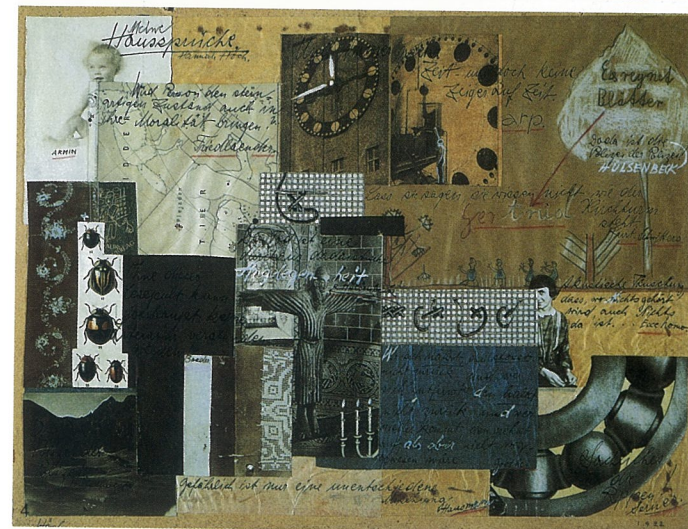
“我应该乐意抹去固定的分界线，像一个真实的人那样触及周围任何可以涉及的领域。”

汉娜·霍奇1889年出生于德国哥达，1978年在德国柏林逝世。“达达主义获胜！”这个口号经常被汉娜·霍奇挂在嘴边——作为蒙太奇摄影的先驱和1917至1922年间德国达达派的主要成员，艺术家汉娜·霍奇和其他所有的达达主义艺术家一样，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讽刺地宣称“达达”对欧洲社会和政治制度挑战的胜利。他们以艺术作为武器，通过抽象拼贴画和蒙太奇摄影，创作了一系列耸人听闻的公共艺术。

汉娜·霍奇生长于德国图林根州的一个小镇哥达，从十三岁开始学习实用美术。但中产阶级的家庭背景并没有磨灭她骨子里反抗的特质，她没有沉溺于现实或安于平稳的生活。自从她有了自己的见解，就不再对现实妥协，正如她自己所发出的疑惑：“我所有的梦想都聚焦在已有的知识上，但我无法到达我所希望但却还不知晓的地方。”稍后，她在自己的自传中论及了这一点，坦言她真实的理想是成为一个画家。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宣告和平世界的崩塌，这时的汉娜·霍奇平静地回到德国，并进入一家美术馆学习版画，由此展开了她真正的艺术之旅——将关注的目光从自我的内心世界转向魏玛政府和整个社会，并成为柏林达达中第一个女艺术家。

在柏林达达主义的后期，汉娜·霍奇在抽象拼贴画和蒙太奇摄影领域继续展示她的艺术潜能，取得了形式和内容两方面的统一。她1920年创作的《Mischling (Half-Breed)》以及1924年创作的一系列作品，都显示出她不断的探索精神。尤其是在1925—1929年间，她以顽皮、调侃的手法，将关于种族和性别身份的老照片重新组合在一起，让我们看到了隐藏在汉娜·霍奇身上的幽默和才华。1930年，汉娜·霍奇发现自己被置身于第三纳粹政府的艺术政策之下，这令她压抑，并在进一步创造自己的艺术图示方面面临着进退两难的抉择。她发现抽象拼贴的形式和其中所选择的素材，其实并不仅仅是她自己多年来私密话语的表达，还是对政治恐吓的反映。但不幸的是，她的作品被冠以“文化的布尔什维克主义”而不得参加任何展览。直到1946年关于达达主义的回顾展在世界各地展开。

通过这位女艺术家遗留下来的作品，我们得以重新审视今天的世界，同时也能从中看到这个世界在汉娜·霍奇眼中的倒影，以及通过艺术之手重新塑造的理想，它们至今仍以超现实主义的杂糅形式令我们惊讶不已，甚至预示了一种新客观现实主义的到来。



1-4、无题 油画 汉娜·霍奇